

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居士身

老師父站在草地上向西方合掌遙拜，眾小孩好奇問原因，卻原來剛傳來有一居士離世的消息，小孩不禁問：「何以向居士致敬？」

老師父悲哀道：「這大居士，一生盡是講學說法，逢請必到，逢到必早，演講完後定留至最後才離開，解答聽眾深淺，乃至幼稚的佛學問題。因此是早到遲退。尤其甚者，連吃飯也擔誤，甚至忘記了，我自愧不如。」

「如果只是喜歡講學有什麼特別，很多人為了炫耀自己皆勤講學。」一位小孩不服氣道。

「對！可是他為人謙卑、客氣。常嘻皮笑臉，為人爽朗，聲如洪鐘。」老師父側頭回憶道：「原來他學問很好，出身名校，幼承庭訓，除了說深義的佛法外，淺顯的道理乃至帶迷信的世俗觀，他也樂意演繹。因此，他的聽眾有智識型的年青輩，亦有隨聽隨忘的老一輩。早期佛教界道場不多，可都有他的身影，不論出錢出力，演講，提供意見，一般行政等，只要有人要求，他都樂意擔任。如果場面冷淡，他定會搞氣氛，使場面輕鬆熱鬧，如果別人演講沉悶，他亦會提出不同的問題使聽者講者皆有樂趣。可以說他善於演戲做show，有他在的場合，總不會冷淡。」

「他那麼落力，一定很多聽眾？」一位小孩很感興趣問。

「由於他有求必應，因此沒有人重視他，往往將他放在後備的位置，從來不將他當

主角色，卻處處利用他，他雖然知道，卻甘於被利用，弄至自己很cheap。很多人看不起他，認為他沒性格，因此聽眾不多，然而不管數十人或是只得一人的聽眾，他都全力演講，津津樂道。有人懷疑他有深度近視，弄不清楚台下有多少聽眾呢。」

「他人那麼好，必定很受歡迎，處處受人愛戴罷？」一位小孩問。

「啊！不是呢，別人對他的誤會頗深，甚至影響他的弘法工作。」老師父吞吐道：「有一段時間很多人不喜歡他，包括我在內。認為他趨炎附勢，好出名，擔任的董事、顧問無數，雖然他解釋是為壯大各團體乃至佛教的聲勢，可我們不接受。傳統的舊派團體或過火的新派團體皆有他的踪影。他的名字，且於各團體，各種刊物，褒讚他的文字，說話，他從不拒絕，只管笑吟吟說無我，無我所。他常被批評沒有性格，沒主意，不懂拒絕，他總笑騎騎說為大局著想。每處地方他總有一二點意見提出，其關鍵性及重要性卻不為人注意。我開始感到歉疚源於他在某一團體堅持正法利益眾生，卻不被接納，甚至被轟出來，最後該團體演變成邪教，影響佛教聲譽，害人無數。」

終其一生，他都像佛陀般到處說法，利益眾生，護持佛教。」

「應以居士身得度者，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。」一位小孩忍不住高聲念道。

老師父莞爾望著小孩，手撫鬍子，不斷點頭。